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成长的仪式

王十月◎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成长与仪式——成长与仪式的意义



成长的仪式

王小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成长的仪式

王十月◎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东方
责任编辑：周海莉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长的仪式/王十月著. —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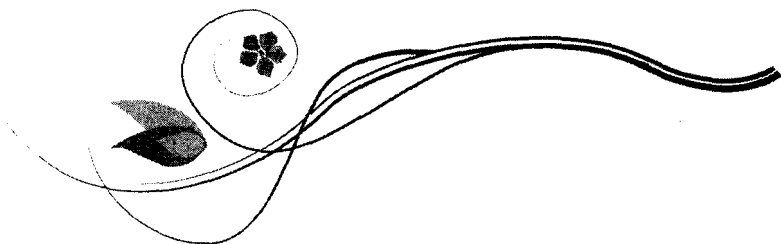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63-2591-0

I. ①成…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845 号

书 名：成长的仪式
著 者：王十月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3.75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591-0
定 价：23.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1)
文 身	(20)
示 众	(35)
开冲床的人	(46)
成长的仪式	(57)
大 鱼	(66)
口琴,獐子和语文书	(76)
童 谣	(83)
采花帖	(93)
黑 白	(103)
杀人者	(113)
还头记	(119)

马和驴	(125)
向日葵的男人要回家	(140)
梅 雨	(157)
秋风辞	(170)
蜜 蜂	(182)
透明的鱼	(191)
子建还乡	(201)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

就是这里了。房主摇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一片片艰难地拨弄了老半天，才将锁打开。推开门，“呼”的蹿出个东西，把天右吓了一跳。那东西已没了影，远远地“喵喵”乱骂，以示抗议。是只猫，房主说。一股潮湿的带着咸腥的霉味扑鼻而来。天右手举在半空划拉着，并没有蜘蛛网。

两个月没住人。收拾一下就可以的啦。这里虽然离市区远一点，坐车还是好方便的啦，出门就是 518 的终点站，半个小时一趟开往市内，一个月收你二百块，是很便宜的啦！在深圳有房出租的肯定是广东人，广东人说普通话爱带“啦”，所以房主说话时“啦”比较多，有点像唱歌。天右说是啦，我知道的啦。房主就笑着解下一片钥匙扔给天右。这里很清静的，也没有治安仔来查房。你想干啥都行。房主冲天右暧昧地笑着。

天右并未挑剔。在深圳能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还有什么可挑剔的？这是一幢二层的小平房。房主多年前就在市内买了楼。二楼堆着些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家具，楼下便租给了打工人住。小楼后面是片杂树林，一些南方独有的植物长得很是蓬勃，路边挤着几株枝叶肥硕的香蕉树。一条曲折的小径在杂草的掩映中蛇行。小径尽头就是惠盐高速公路的出口处，再下去 200 米，便进入了繁华的小镇——龙华。

天右选择这样的地方租住，主要是为了省钱。在深圳市内租相同大小

的一间房子，月租至少八百块。天右在一家合资厂打工，每月工资才六百块。厂子里是有集体宿舍的，十二个人挤一间房，六张双层铁架床分割着本来就很狭小的空间。横七竖八的绳子上挂满了洗净的或未洗过的衣服，空气中总是充斥着汗馊味和脚臭味。但这并没有什么。只要有一张床，打工人就能把夜晚很从容地打发过去，并且还能做一些关于美好的梦。天右本无须为租房而劳神，自从与何丽拍拖后，情况便不同了。行文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在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是高速度高效率的，包括爱情。如果说这个城市还有爱情或者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男女关系称之为爱情的话，拍拖一个礼拜还没有“搞掂”对方，就明显属于跟不上潮流了。天右显然是潮流的落伍者。其实打工人创造了这个城市，却从未主导过这座年轻城市，他们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就更遑论领导潮流了。天右跟何丽每次见面，缺乏一个更加深入交流的环境。时间一长，何丽就不高兴了。何丽说，天右，你再不解决租房问题，咱们除了分手，将别无选择。天右这才真急了，每天走在大街上双眼直往墙角、电线杆上瞅，还真让他瞅到了这个地方。月租二百元。远是远了点，想到只是周六周日才和何丽来这儿住，反倒落个清静。天右对何丽讲了，何丽的脸上就露出了掩饰不住的酡红。催天右早日拿到租屋的钥匙。

房主说你四处看看先，觉得行了就先交三个月的房租。天右问隔壁房间有没有人租。房主过去敲门，没人应。房主说：有租出去的，也是北仔，好像是对夫妻，做什么事的不知道，我们只管收钱，其他的不过问的。房主这次没“啦”。天右点头表示相信。心想隔壁有人租住还好一点，不然这么偏僻的地方，幽静倒是幽静，还真有些让人害怕。在外打工多年，总是在不停地漂泊，从异乡走向异乡，打工人没有家的感觉，也普遍地缺少安全感。无论是黑道上的烂仔，还是治安、警察，或是工厂里的老板、管理员，都可以轻易地把天右这样挣扎在最底层的打工人的梦想击得粉碎。然而正是这么一群最卑微的打工人默默无闻地建设着这个城市。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在这片土地上是如此的矛盾而又统一。许多外来工的爱情——请允许我再一次使用“爱情”这个词——其实说不上有多少爱情的

成分。大家因渴望有一份安全感、归宿感而同居。随着这份安全感的巩固或消解而结婚或者分手。听说有邻居，天右唯一的一点担忧也打消了，当下交了三个月的房租，随后便将房间收拾了一番，到镇上买了一点生活用品，一个家便算安置好了。忙完这一切，夜色就已降临。天右躺在床上，用力地运动了几下，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叫唤，天右便兴奋了起来，一时间浮想联翩，急切地回市内接何丽来一块儿在新家里共度春宵。

天右是在出门时遇见磨刀人的。当然天右此刻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天右的邻居。磨刀人只是作为来讲这个故事的我对他的称呼。准确地说，天右那时对磨刀人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这一天是公元1997年3月28日。天右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天的决定，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他的一生。

天右友善地对磨刀人点了点头，说，回来了，我是新搬来的。

磨刀人瘦削的脸上浮起一丝呆滞的笑容，也冲天右点了点头。那一刻，天右从磨刀人那幽深得望不见底的双眼里看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1997年3月28日的傍晚，天右并未在意去观察这个未来的邻居，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赶去市内，然后焦急地守在何丽打工的泰丽电子厂门口，等泰丽厂下班的电铃骤然拉响，然后从潮水样拥出的穿着同样米灰色工衣的打工妹中寻到何丽，然后再坐上518路公交车，与何丽度过一个销魂的夜晚。而事实上，天右的这个夜晚正是这样度过的。何丽的兴奋可想而知。打工人的理想都很卑微，这样一个根本不能称之为家的窝，也能让他们得到莫大的满足。天右说，何丽，委屈你了，不能给你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何丽动情地搂住天右的脖子，何丽说天右，其实家只是一种感觉，躺在你的怀里，我感觉幸福安全，这就够了。何丽说着把头埋在天右的胸前，眼里有两颗晶亮的东西在夜空中一闪一闪。天右环住了何丽的腰，用舌头逗着何丽。何丽笑了起来，笑得床板发出咯吱咯吱地响。这一夜，天右和何丽当然不会想到隔壁房间里的磨刀人是何其地烦躁，也不可能听到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的那一声声顿挫的霍霍磨刀声。他们更想不到，他们的这种幸福打破了磨刀人内心深处的平静，加深了磨刀人的痛苦

与愤怒，不幸与悲哀。这就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不幸的种子。然而天右不知道，何丽也不知道。拥有幸福的人是不会知道痛苦地滋味的。哪怕是瞬间的、卑微的幸福。

二

磨刀人的女人很漂亮。

磨刀人的女人说我叫宏。别人都叫我阿宏的。我比你们大，你们就叫我宏姐吧！

天右红着脸，憨憨地笑。他觉得宏看他时的眼神有一种撩人的风韵，这种风韵让天右想到了八月的乡村，挂满枝头的苹果，白的云朵下面是温顺的羔羊。倒是何丽乖巧，甜甜地叫了一声宏姐！何丽说宏姐我们是邻居了，以后多关照，听宏姐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宏姐说我是重庆的。何丽说四川重庆是一家子嘛！两个女人见面熟，不一会儿便啦呱得如同老熟人了。天右插不上嘴，在一边听着。突然说，你老公回来了。果然，远远地就见一条瘦削的影子施施然从香蕉树下转过来，手里拎着一大串东西，像是鱼。宏姐消失了笑容，低了下头匆匆地回了自己的租屋。磨刀人便出现在了小楼前。天右说回来了，生活不错嘛。天右的话里不无讨好。磨刀人并没有搭腔，只是拿眼幽幽地剐了天右一眼，一声不响地进了屋，把门关上了。天右觉得这人无趣，也进了自己的租屋。何丽说，你有没有发现，隔壁那男人怪怪的。天右说是有点怪，他女人却生得好漂亮，为人也爽朗。何丽说怎么，看上人家了？告诉你，给我老实点，别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天右被何丽一顿抢白，说得面红耳赤，讷讷地说，自家栏里的猪都在哼哼，哪有心思管人家的猪。何丽扑哧一声笑了，却神秘地说，我觉得宏姐不像工厂里的打工妹。天右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两人便不再谈论邻居的事，一起出去买菜做晚餐。买回菜，把饭忙到肚子里，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却见宏化了很浓的晚妆，在晕黄的灯光下益发显得妩媚逼人，宏穿一件露脐真丝短上衣，包裙，背了个精致的坤包“的的夺夺”地出去了。他

男人一言不发冷冷地陪宏走到高速公路出口的地方，送宏上了一辆摩托，才施施然地折回来。何丽正要关门睡觉，见了送宏回来的磨刀人，说一句，这么晚了，宏姐还要去上班？磨刀人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安，说，没……没……慌慌张张低了头，不敢看何丽的眼，钻进了自己的房里。半天没有动静。

何丽疑惑地关上门。天右早已等得急不可耐，见何丽关上门，一把抱过何丽，一只手便伸进了何丽的乳罩。何丽说你这死鬼，死不要脸，不怕别人看见。天右说谁看见，何丽用嘴努努隔壁，小声说，我看宏姐八成是做……话没说完，早被天右用舌头堵住了嘴，两人便恣肆地动作起来。

女人的第六感觉天生地敏锐。这一晚何丽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总觉得有一双阴森森的眼在什么地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天右说丽，怎么啦，有心事？何丽突然地不吭声了，眼睛瞪得老大，面色也白得吓人。天右一惊，转头一看，却见窗户外面映着一个高大的黑影，想到了隔壁房里那怪怪的磨刀人，心里一阵惊悸，示意何丽别出声，壮了胆轻手轻脚摸到了门口。屏住呼吸。半晌，外面的黑影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天右长长地吁了口气，说，自己吓自己，是我白天晾的一件上衣挂在走廊里。何丽也长吁了一口气，全身瘫软了似的躺在床上。忽地听得“咚”的一声，什么东西从窗台上蹿了下去，吓得何丽又尖叫了起来。远远地却传来一声猫叫。原来是只野猫，天右说。过去紧紧地把何丽抱在怀里轻轻地抚着何丽的黑发。两人一时无语。注意：就在这时，寂静的夜空传来了“霍—霍—霍”的磨刀声。

应该说是何丽先听到这声音的，何丽声音打战地抱紧天右，问，什么声音？天右故作镇定，说，风吹着易拉罐吧。何丽说，外面没风。租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起来，只听得两人粗重的呼吸和那只旧闹钟的嘀嗒声。

霍，霍霍；霍霍霍。

霍，霍霍；霍霍霍。

一声一声，顿挫有力。仿佛是巫师的咒语，带有一种摄人的魔力，在

这南方小镇寂静的夜空，清晰可辨。天右的思绪飘向了遥远的记忆深处……记忆深处有他荆山楚水间的故乡……娘站在漆黑的夜空中一声一声为他招魂，天右哎——回来哟——回来了。爹坐在床头答……天右感觉他的魂儿掠过了那一片幽蓝幽蓝的狗尾巴草，那开满山坡的狗尾巴草正随着那一唤一答的节奏在夜风中此起彼伏。

好像在磨什么东西，何丽说。

天右还在胡思乱想。哎！我和你说话呢！何丽揪着天右的胳膊，说，好像在磨什么东西？！天右回过神来。半晌才说，可能是拿了货回家里赶吧。我们厂喷油部的磨砂工都领了货回家做的。天右说着紧紧搂住何丽。用谎言安慰着何丽，也安慰着自己。

霍，霍霍；霍，霍霍。

霍，霍霍；霍，霍霍。

磨刀声在夜空中有节奏地起伏。空气仿佛也被这磨刀声波动了，一浪接着一浪，夹杂着金石相撞的叮当声。摧毁着天右和何丽脆弱的安全感。两人都想到是磨刀声，但两人都没有说。这一夜，两人都紧张得睡意全无。直到凌晨一点多钟，听见远远地传来了“的的夺夺”的脚步声，磨刀声才嘎然而止。不一会儿，便听见宏姐和他男人在说话。天右这才松了口气，又用舌尖来撩拨何丽，何丽却没有反应，不一刻，便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天右苦笑一下，在何丽的乳房上流连了一阵子，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三

再次回到出租屋，天右和何丽又在流水线上忙碌了一周。每天晚上加班加点地赶货，两人早已忘记了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周五放了假，两人照常地如同出笼的小鸟，扑扑蹦蹦飞回自己的家，共度属于他们的又一个周末。回到租屋，依旧是迫不及待地关上门，先大战了三百回合。

吃完晚餐，到小镇上逛了一圈。又看了一场录像。天右已再找不出什

么可供娱乐的事来。（注意：这是在广东。吃在广东，玩也在广东。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欢乐谷、大小梅沙……可这一切之于天右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天右同他的何丽再回到出租屋时，磨刀人已回来了。宏不在家。磨刀人坐在门口的走道里低着头吃饭。这样叙述并不准确。磨刀人并没有专心地吃饭，却把碗里的一条小鱼夹了逗一只野猫。逗得猫围着磨刀人“喵、喵”地叫唤，跳起来扑磨刀人夹的鱼，磨刀人把筷子一抬高，猫便落了空，却不甘心就此失望地离去，围着磨刀人直转。磨刀人又把筷子放低，猫敏捷地一扑，终于抢到了鱼，得意地喵呜着。

这是一只很瘦很瘦的大麻猫。大麻猫身上的毛蓬乱地支棱着，两肋深陷，看得见一根根凸起的肋骨。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流浪的猫，如果猫的世界也有主流边缘之分的话，这无疑是只处于边缘状态的猫。何丽和天右回来时，磨刀人乘猫不注意，蓦地伸出手抓住了猫的后颈，把猫拎在了空中，猫惊恐地惨叫着，四条细瘦的腿杆在空中乱划。磨刀人见何丽和天右回来了，一松手，猫在空中打了个翻滚，轻盈地落在了地上，“骂”磨刀人一声，一闪便没入了墙角的草丛中。

天右和何丽也没再同磨刀人打招呼。两人相依相偎着进了房间，便又迫不及待地抱在了一起，学着刚刚看到的那三级录像片中的姿势。何丽摆动着丰满的臀部，夸张地呻吟着。两人调到情正浓时，忽听得外面“啪”的一响。何丽一惊，抱紧了天右，说什么声音？天右没有停止动作，说肯定是那只野猫。春天来了，猫在发情，急着找男人呢。何丽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只母猫。天右不再答话，呼吸粗重了起来，正要深入动作，何丽却说，听，那个神经病又在磨什么。天右一愣，果然听见一阵金石相撞的声音。接着，夜空中就传来了低沉的“霍霍霍”的磨刀声。一声接着一声。仔细听时，磨刀声又停止了。两人刚开始动作几下，磨刀声又霍霍地响起，一停下来，磨刀声也停了。这样折腾了几次，天右就草草地败了下来。两人静静地屏住呼吸，却再无磨刀声。隔壁的磨刀人仿佛睡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右狠狠地骂了一句神经病变态狂。心里一惊，想这人可不真是脑子有问题。想到近一段时间传得很凶的杀人狂，再联想到磨刀人的

举动，越想越觉得恐怖，越想越觉得磨刀人可疑。一时间竟手脚冰凉，也不敢对何丽多说什么，只是把何丽紧紧地搂在怀里。何丽说，天右，我还要。天右便开始动作，心里却总是想着那冷冷响起的磨刀声，动作了半天身体却没有一点反应。天右说丽，我今天不行的，明天再来好吗？何丽极不情愿地掐了天右几下，不再理会天右。两人都用胳膊枕住头，眼睛盯着漆黑的房顶想着心事。猫却不知何时从哪儿偷偷进了房间，蹲在窗台上，冷冷地望着这一对占据了它家的陌生人。天右说丽，给你说个笑话。你知道男人最喜欢女人说什么话，最怕女人说什么话？何丽还是不理睬天右。天右说男人最喜欢女人说我要，最怕女人说我还要。何丽扑哧笑出了声，说，我还要。天右笑了，说你饶了我吧。猫摇摇头。轻轻地跳下窗台，悄然无声地融入了夜色之中。

第二天是周日，天右和何丽出去逛了半天街回来。时近中午，却见宏蓬松着头发，趿着拖鞋穿着睡衣去洗漱。宏睡衣上面的扣子没扣上，两只雪白丰腴的奶子便半露出来。弯腰洗漱时，那深深的乳沟更是一览无余。让天右看直了眼。何丽与宏打过招呼，一进门便扯住天右的耳朵，说小心把你的眼珠看掉。又用手在天右的裤裆里摸了一把，说你他妈的不用时挺威风的嘛。天右嘿嘿地笑，并不辩解。两人便都有一点冲动，亲热了一番。天右正要弥补昨夜的失职，却听见“笃笃笃”的敲门声。拉开门，是宏。

宏说，没打搅你们吧！

何丽说，是宏姐呀，没事，进来坐一会儿。

宏就真的挤进了屋。两个女人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才知道宏的男人叫吴风，两口子都是重庆人。吴风在一家木器厂上班。宏就在镇上的龙门酒店当咨客。天右说难怪总看你晚上去上班，很迟才回来，原来……何丽白了天右一眼。说我们女人扯闲话，你一个大男人插地啥子嘴嘛！天右便红了脸尴尬地坐到一边，有点手足无措。宏叹口气，说何丽你真幸福，看你老公多听你的。何丽说宏姐你也不错嘛，每天上班你老公还送你那么远。宏摸出一支烟，扔给天右一支，问何丽要不要，何丽说不

要。宏并不吸烟，叨在嘴里愣了一会，又说，我男人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你们别见怪。何丽说这是哪里话，同是天涯打工人，有啥子见怪不见怪的。宏说，不过你们放心，我老公是个好人。老实人。宏说这话时，眼里竟是无限的柔情。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宏说不早了，我该去买菜做饭了。两人便散了，竟有一点依依不舍起来。

磨刀人照例天黑了才回家。而差不多同时，宏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去上班了。宏一走，租屋里仿佛又变了一个世界，空气也沉闷凝重了起来。何丽对天右说，你有没有发现，宏的老公眼睛很可怕，有一股杀气。天右说你尽瞎扯啥，什么杀气不杀气的。

这一夜，也是照例的有霍霍的磨刀声响起。天右壮着胆子在磨刀人的房门外听得很真切，是真真实实的磨刀声。

这一夜，天右和何丽照例的没有做成爱。天右总是想着那霍霍的磨刀声，该死的磨刀声。天右很愧疚地对何丽说，丽，我不行了。何丽给了天右一个脊梁。天右就从背后抱住何丽，轻轻地抚摸着何丽。何丽把他的手拿开，却嚶嚶地哭了起来。这一哭，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急得天右手足无措。何丽哭够了，才抱住天右说，天右，咱们换个租屋吧！天右说嗯，咱们换个租屋。明天我就去托人打听。

四

重新租屋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在镇上稍好一点的地方租一间房，月租金都不会少于五百块。况且房主又不肯退房租，甚至连天右打他的呼机都不复。为了租这房子，办置生活用品，本来就没有存款的天右早已囊中羞涩，就算要重新租房也只能等到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作打算。

这个周末，何丽不肯再来租屋住。天右左劝右劝，并保证在晚上能很威风，保证能把何丽干得落花流水高潮迭起。何丽被天右说动了心，又和天右来租屋睡觉。但那该死的磨刀声依然在天右刚刚雄起时响起。何丽说，他磨他的刀，有啥好怕的，他无缘无故的还会杀人不成？天右说我没

有怕。但天右却总是一听见磨刀声便威风不起来。何丽大为扫兴，对天右的热情顿减。以后，任天右怎样说得惊心动魄，也不肯回租屋住了，并下了最后通牒，再不另租房子，就和天右拜拜。

天右这一段时间心事重重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是租房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天右担心自己从此便雄风不再了。果真那样，对他将是一个何其残酷的打击。写到这里，我也不想给我的主角这样的打击，我只是想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把我知道的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无法改变这一切。

原汁原味的故事是这样的，天右做的是一份开冲床的工，天右上班时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冲床一下一下地压着模。好几次，天右都把自己的手指放进了冲模下，幸亏他做这项工作日久，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每次都有惊无险，但也够天右出几身冷汗的了。

丢雷老毛嘿！

广西仔主管冷冷地转到天右面前。你看看你冲的货，这么远冲一下，浪费的你赔呀！

天右这才发觉，本来一块料应该冲三十个产品的，现在只冲了二十来个便报废了，一时低头无语，任凭广西主管劈头盖脸地一通好骂。广西仔骂够了，掏出张罚款单，划拉了一通，丢雷老毛签字。天右迷迷糊糊地在罚款单上面签了字，好像是罚款一百元，管它呢？天右现在已没有心情去考虑罚款的事了。真要阳痿，不是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的事，可是一辈子的大事。该死的磨刀人。天右恨恨地想。把冲床开得老快，手机械地把片材塞进冲模下。

转眼礼拜天又到了。周五晚下了班，天右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去了泰丽厂门口去等何丽。下班铃一响，打工妹们潮水般地涌了出来。天右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厂门口。半个小时过去，出来的打工妹已是零零落落，并未见到何丽。天右急了，挡住了一个正出厂门的女孩。那女孩一愣，说靓仔，你搞么乜呀！天右红了脸说，你认不认识何丽，帮我进去叫她一下。谢谢你啦！何丽？哪条拉的？女孩问。天右说不上来。女孩说，几千人的厂，又不知道是哪一条拉的怎么找人？天右又花了十块钱买了包红塔山的

烟塞给保安。保安懒懒地拿起对讲机接通了车间的保安。老半天，何丽才磨磨蹭蹭地从厂里出来，远远地见了天右，脸上便挂了一层霜。

两人都不吭声，一前一后地走到厂外那条脏兮兮的河边。天右勾着头没话。何丽无聊地拾起地上的土坷垃，一下一下地扔进污水河中，说，有啥子事嘛，没啥子事我要加班去了。天右说何丽，咱们……何丽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咬咬嘴唇说，天右，咱们散了吧，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你说咱们天南地北的，拍拖图个啥子？图个贴心，图个依靠，图个安全感。可现在你给了我什么？跟你住在那个鬼地方，提心吊胆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上班害怕拉长骂，下班害怕治安仔查，好不容易礼拜天回家还要担惊受怕，我真的受不了。天右说我知道你是嫌我不行了。何丽说天右，别这样，你会行的，这只是暂时的，我不是嫌你，真的不是嫌你，我是受不了这种日子，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何丽说完这些时早已是泪流满面。

天右无话可说，只觉得人像被掏空了似的，一时间心灰意冷。天右说，何丽你走吧！天右说完转身就走。何丽在后面哭着叫了声——天右！天右的泪水就下来了。他没有回头。他无法回头。

天右回到厂里，开了机床加班。他把冲床的速度调到了最快。我现在无法揣测天右当时是否有一种自残的快感，或者说我不知道天右是否像他的老板说的那样故意让冲床轧断手指的，当他左手的四根手指齐齐被轧断时，便痛得昏死了过去。

五天后，天右出院。同时也接到被厂方开除的通令。老板不仅没有赔偿天右的工伤损失，反说天右违反操作规定，弄坏了一个机模，扣押当月工资，作为赔偿。天右到厂里去闹，并扬言要上劳动局去告老板。老板说你要告尽管去告，老子拖你个一年十个月的，耗死你个衰仔。天右一冲动，狠狠地说：老子告不了你便杀了你，反正也是贱命一条。老板冷笑一声，说你小子有种的就放马过来，我随时奉陪。